



张思德的故事

董学文 编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许荣初

张思德的故事

董学文 编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印张 76千字

197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R11056·31 定价 0.25元

目 录

仇和恨.....	1
受苦人心连心.....	8
接红军去.....	12
红缨闪闪.....	18
告别.....	24
在纷飞的战火中.....	29
过溜索桥.....	33
陕北去找毛泽东.....	38
“尝百草”的故事.....	43
党旗下.....	46
“这里也是战场”.....	49
反偷袭.....	54
“我们参军为人民”.....	58
保卫延安.....	62
送信.....	66
团结的人越多越好.....	70

红色的青枫林	73
刻苦学习	77
餐餐味道香	82
传家宝	85
极端热忱	88
大生产	91
不褪色的红星	96
“好好当一名战士”	100
忘我精神	103
人间最好的大学	107
枣园哨兵	110
石峡峪歌声	115
毛主席参加追悼会	120

仇 和 恨

四川省仪陇县六合乡的韩家湾，坐落在大巴山的余脉上。四周群山环绕，绿竹成荫，风景十分秀丽。

一九一五年农历三月初六清晨，张思德就出生在这靠湾根一户贫苦佃农的家里。

那时候，富人生孩生的是喜，穷人添孩添的可是愁呵！张思德生下来，家里穷得连一粒米也没有了。母亲怀他的时候因为劳累过度，加上挨饿得了重病，张思德哭哑了嗓音，吮破了妈妈的奶头，也没能吸出一滴奶水。张思德的婶母实在不忍，便抱着小小的张思德讨“千家奶”吃；母亲拖着重病的身子，走东家，串西家，要来一把半把谷米，回屋捣碎，熬成糊糊喂孩子。望着怀里这个生在谷雨节，又是用谷糊糊喂养的瘦棱棱的儿子，母亲含着辛酸的眼泪，给张思德起个小名儿：谷娃子。

谷娃子是苦娃子。他一家几辈都受尽了地主的压榨和煎熬。张思德的曾祖父张经合，在本地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带着祖父张文邦跑汉中谋生，活活累死在那里。哭瞎了眼的祖母，又气又急，不久也去了世。父亲

张行品成年给地主家扛长活，打短工，后来流落他乡……。

张思德生下不到七个月，更悲惨的命运落到了他的头上。

一天，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感到心口剧烈疼痛，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就把孩子的婶母刘光友叫来，强撑着身子把小儿子递过去，流着眼泪用微弱的声音对刘光友说：

“他么叔娘……全托靠你了，好歹……好歹把谷娃子……拉扯大，你跟他说，他娘是怎么死的，穷人为啥子受罪……总有一天，世道变了，让他给穷人……出口气，我也就……”

妈妈没有说完，合上眼睛就去世了。张思德撕天裂地的哭声，再也不能把妈妈唤醒……

刘光友把谷娃子抱过去，和自己刚生下四个月的女儿桂香一块喂养。

一只竹篓背着两个娃，从这以后，刘光友就是张思德的娘，叔叔张行忠就是张思德的爹。

穷人的娃娃爱劳动。张思德六岁就下地干活了。

有一次，娘在坡上点豌豆，谷娃子爬上坡来：

“娘，我来点。”

说着，他接过升子，帮着点起种来。娘在前面打窝

子，他在后面撒子。没有多大一阵，谷娃子就在后面喊：

“娘，点完了。”

娘心里纳闷：“半升豌豆怎么就点完了？”她过来一看，哦，原来谷娃子把每个坑窝窝都装了个半满。娘又是心酸，又是疼爱，便把着手教他咋个点法，心里难过地想：我们穷人家的娃娃，从小就得做活路哟！

是的，谷娃子从此就开始帮着爹娘劳动了。他上坡割草，割了一筐，就回来叫娘，由娘背到地主家去换半碗米。他自动到坡上挖野菜，什么锯锯藤呀，鹅卵草呀，地木耳呀，摘得风快，每次都带回几兜兜。

雨后乍晴的日子，正是生长菌子的时候，他去坡上拣菌子；秋天，松果熟了，他就到松林里采松果。……

尽管这样，家里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一年四季少衣穿。这是为什么？十岁的谷娃子开始想呵，想呵，可就是想不出个原因。……

一天，爹爹张行忠从一百多里路的恩阳河担煤炭回来，因为蚀了本，一进屋就把扁担往地上一丢，说：

“唉，不干这个了，还是再佃些田来种吧。”

一听说佃田，十三岁的谷娃子可高兴了。他心里想：现在家里佃种的田，不过两床晒席大；要是多佃些地，日子一定就好过了。

第二年，爹爹一狠心向地主范有万佃了二十来挑地。为了种好这些田，又向别人赁了条小黄牛喂。从此，谷娃子放牛，割草，拾粪，劳动的担子更重了。

有一天，谷娃子跟小伙伴们一块从河沟里捞了些小鱼苗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秧田里养起来。他放进秧田的不仅仅是鱼苗，而且还有许多天真的幻想和美好的希望！

谁知，谷子上场的时候，范有万的狗腿子提着大斗来了，一五一十地捣量了个够。最后只给张思德家剩下小小一堆。全家人一年的心血，就换得这点报酬！全家人全部的汗水，就这样几乎白流！范有万还嫌不够，叫狗腿子来说：

“你家另外去佃田，这地我们要收回。”

“啥子？”有如晴天霹雳，全家人都懵了。明明讲好，一佃三年，狠心的地主，见把地务肥了，就想夺佃，好刮毒呵！张思德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爹娘，不知这是咋回事。只见爹爹象被打了一闷棍，坐在一旁不开腔；娘在一边不住地唠叨着：

“这明明是要加租，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呵！就是不加，让他收去，就是不加……”

声音里充满了忿慨和抗议。

“要加租？”谷娃子有些不解。晚上，他见爹和娘争

执了一阵。第二天，稻谷还是让范家来人挑走了。只剩下几箩破瘪壳。

“娘，为啥要加租？”谷娃子见稻谷又被担走，着急地问。

“唉，娃子，这田不是我们的！”娘叹气说。

“哦，田不是我们的！……”谷娃子大眼睛滴溜溜溜转着，好象找到了为啥子受穷的根沅。可是，为啥自家就没有田呢？为啥天下穷人都受富人欺呢？在谷娃子幼小的心灵里，头一次忿忿不平地想到这个问题。

外面，大雨初晴，阳光耀眼。许多田缺在哗哗地滴水。谷娃子担心田里的鱼会被冲走，便提了个接鱼的筐子，穿过竹丛，向梁子上飞快地奔去。翻过一道坡坎，远远看见，一个人正在挖那田缺。他吃了一惊，忙加快脚步跑过去。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地主范有万正大模大样地在那里放水接鱼。谷娃子气炸了，冲着他大声喊道：

“你为什么接我的鱼？”

范有万吓了一跳。他看清来人是张思德，便蛮不讲理地噓起三角眼睛说：

“滚开，我接我田里的鱼！”

“这田是我们佃的，鱼是我养的！”

“你佃的田，总不是你的吧。鱼现在归我，滚开！”

“你不讲理！”

“滚！”

狗地主蛮横地顺手一撑，谷娃子没留神，被推翻在地。新仇旧恨灼烧着谷娃子的心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趁范有万不注意，使尽全身力气，一头向他后腰撞去，只听“叭喳”一声，范有万被撞进水田里，四周溅起一片水花。谷娃子回脚又踢翻了地主的鱼篓，骂了声：“叫你恶！”提着筐回家了。

回到屋里，谷娃子悄悄地哭了。他实在气不过呵！“凭什么没有田地的人要低人一等，谷被抢走，鱼被捉光？凭什么这世道这样昏暗，这样不公平？”阶级仇恨的烈火燃烧在他的胸膛。

可张思德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已闯了大祸！天还没黑，范有万带着狗腿子气势汹汹地闯进门，揪住谷娃子和爹爹，不容分说，又踢又打。要不是机灵的小桂香跑出去，唤来附近的乡亲，把这邦如狼似虎的恶棍赶走，谷娃子和爹爹险些丧命。

韩家湾住不下去了。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，谷娃子一家四口，一步一滑地搬到了离韩家湾二十来里的六合场上。就在这年冬天，忧忿成疾的爹爹，带着一腔仇恨、遍体伤痕，忿忿地离开了人间。

怎么办，佃六合场上地主高华堂的一些零星地还

种下去吗？种吧，主要劳力不在了；不种吧，佃田的抵押钱已经交了，要也要不回。娘儿仨一商量，决定拚着命种下去。两季庄稼做熟了，高华堂派人把张思德家剩下的瘪壳谷也撮走了，还硬逼着谷娃子娘打张欠条，说什么：“欠下三斗，下年补齐！”

谷娃子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：“这天底下，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！”

谷娃子看清楚了：天下老鸹一般乌，有钱人都是一样黑心肝！

谷娃子气极了。他恨不得立刻操起柴刀，把狗地主这些吃人的魔鬼统统砍死；恨不得把这暗无天日的世界彻底推翻！

受苦人心连心

一天下午，大雨过后，阳光从云缝中撒漏下来，照得雨台山青翠欲滴。树叶上，草尖上，晶莹的水珠闪闪发亮。

张思德打起赤脚，赶着牛，背着一个比自己身子还要宽大得多的竹背兜，走上雨台山坡。这一带，竹木茂密，青草丛生。张思德常和小伙伴在这地方割草、拾柴，放牛羊。张思德一边放牧，一边割草，神情十分专注。忽然，他听到山坡顶上有人长声稚气地吆喊：

“谷娃子，快上来哟，这边草儿多得很哪！”

“哎——，杨咪娃，等着我，就上来罗！”张思德扯着嗓子答应着，牵牛赶了上去。

山路滑，爬坡很吃力，张思德刚吆牛来到杨咪娃站脚的地方，只听轰隆隆一串巨响，雨后的一片山崖垮了，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滚了下来。杨咪娃的牛受了惊，头一昂，“哞”地叫一声，将杨咪娃扯个筋斗，挣脱鼻索，三跳两跳直朝山脚下桐子湾跑去。

八岁大点的杨咪娃，又急又吓，坐到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张思德这时只有十三岁，虽比咪娃大一点，但

也身薄力单。可张思德知道：一条牛关系到穷苦人家的性命，如果不把牛追回来，咪娃家租种的地咋个种？他赶快把自己的牛拴在一棵老桑树上，让杨咪娃好生等着，就箭似地顺着坡坡跑下山，追牛去了。

坡陡路泞，张思德三步一跌，五步一滑。为了抄近路，他跳岩坎，穿水田，裤管早已湿透了。好不容易赶到离牛只有十来丈远的地方。可是，这会儿牛正呆愣地站在一块崖边。张思德怕再追牛会受惊跳崖，就转身从另一个更险的山岩边翻爬下去，把牛圈在一条窄沟沟里。这下，牛见没处跑，又熟悉张思德的声气，便喘了口粗气，摇着尾巴，乖乖地低头吃起嫩草来。

张思德满头大汗，浑身希泥巴，牵着牛交给了杨咪娃。

“谷娃子，你……”咪娃又感激，又喜悦，真不知说啥好。

十五岁那年，张思德全家搬到六合场边边上的棱坡梁附近去住了。离张家不远有个赵老汉，五十多岁，原先是个佃户，因被地主几次夺佃，又得了场重病，贫苦得只好佝偻着身子四处讨饭。

张思德煮野菜糊糊的时候，常惦着给老人家送去一碗。这天，赵老汉来到张思德家门口，想讨口野菜稀饭汤喝。张妈妈见赵老汉登门，忙叫张思德去把缸里

仅有的半碗米拿出来，送给赵老汉。谁知，张思德竟从破碗柜里端出满满一碗米送出去，并说：

“老人家，拿去煮点粥喝吧！”

老汉接过米，禁不住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。

张思德走回屋，妈妈不解地问：

“这米是哪来的？”

“我给赵老汉积攒的嘛。”张思德痛快地回答。原来，他每次煮饭，总从少得可怜的谷米里抓出一小把，放在一边，积攒起来。

张妈妈也被儿子的行为感动了。她把谷娃子拉到身边，亲昵地抚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你做得对呵！”

六合场上，谁是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，谁是骨肉相连的阶级亲人，在年幼的张思德心里是有数的。

六合场边边上住着一位白大娘，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。孤儿寡母，无田无业，生活真如“黄连落在苦海中，里里外外都是苦”！偏偏这年，儿子又生了重病，白大娘真发愁啊。

张思德知道白大娘家有难处，就时常主动地去帮着干活，担水呀，推磨呀，背柴呀，什么活都干。

一天，张思德干活回来，天已黑了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发现白大娘坐在路边柴捆上。

“大娘，上哪儿去？”张思德上前打问。

“唉，我……”白大娘含糊地答应着。

张思德见老人家唉声叹气，又问：

“大娘，怎么啦？”

白大娘只好告诉他：今天想把柴草背到场上去卖了，给儿子换付汤药吃，唉！整整一天也没卖掉，只好又背回来。

张思德看到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山路挺陡，白大娘又是个尖尖脚，于是说：

“大娘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“你……你还没吃晚饭啊！”

“没啥子。”

张思德憨厚地说着，赶忙用箴片扎了个火把，背起柴捆，一手举着火把，一手搀着白大娘，踏着弯曲的山石路，向白大娘家走去。

火把在黑夜的山坡上一闪一闪，两颗受苦人的心在一起跳动……

接 红 军 去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六合场传开了一个喜讯：

红军已经到了通江、南江、巴中，不久就要到这里来了！

红军，是穷人的队伍；红军，专给我们受苦人撑腰，红军开到哪里，就打土豪，分田地！

消息轰动了大大小小的山沟。

“红军来了，我们穷人出头的日子就到了！”

乡亲们兴奋得如同过年一样。于上一头，场上一头，东家说说，西家摆摆。一个个脸上放出多年没有见过的光采。

张思德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！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世上真有这样的军队呐！”张思德每日都对娘这样讲，说完，又跑出去打探消息。

一九三三年农历八月初五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，浩浩荡荡从巴中鼎山下来，一举解放了仪陇的立山场，红旗插上了高耸入云的立山寨顶，在那里建立了长胜县苏维埃，开展了疾风暴雨般的土地革命。

六合场距立山不过三十多里。场上有钱人跑的跑，藏的藏，眼看六合场就是穷人的天下，世道就要变啦。穷苦乡亲们带着惊喜的神色，在场里挤过来，挤过去，纷纷议论着，盼着红军马上就到。有的人在悄悄商量如何监视地主行动，看住粮仓，不要让他们把粮食运走。这一切变化，使张思德多少次从夜梦中笑醒！

可是，过了三、四天，红军还没有来。那些躲在阴暗地洞里的富豪们象毒蛇似地伸出头来，造谣说：

“别高兴太早了，红军是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的。”

“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。……”

听到这些谣言，张思德和乡亲们十分气忿。八月十五这天傍晚，张思德从场上转回来，到了家，端起碗，坐在那儿半天才喝了两口野菜稀饭。突然，他放下碗，对娘说：

“娘，我要到立山去接红军！”

说着，就霍地一下站起来，咬紧牙，攥紧拳。

娘被儿子的行动惊住了。娘是熟悉儿子的，谷娃子平时说话不多，但懂事早，有心性。娘爱抚地从头到脚细细端详着儿子，昔日眼里的娃娃，今天居然象个大人了！娘知道他要夜里独个出远门，便喃喃地说：

“你能行吗？”

“娘，能行。我不怕。”